

吉林民間文學 學術論稿

(第一集)

中國民研會吉林分會
一九八五·十·長春

PDG

前 言

中国民研会吉林分会于一九八四年召开了第一届学术年会，省内几所大专院校、社科院和各地市县民间文学理论研究骨干参加了会议。会议期间，与会同志对当代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 and 省内理论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，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讨，并就会上某些论著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磋商。有十八名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。共收到论文三十五篇。会后，经学术会理论组研究评议审定，选出十六篇论文编成此集。

中国民研会吉林分会

目 录

“关东三宝”传说美学四论·····	汪玢玲 (1)
民俗与民俗传说·····	李景江 (19)
民间文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·····	
·····	王淑先 (41)
满族萨满教女神神话初析·····	富育光 于又燕 (49)
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评介·····	王宏刚 于又燕 (66)
《三仙女》是女真族的古老神话吗·····	程 迅 (89)
《蒲松龄》怎样提炼民间素材·····	汪玢玲 (117)
简论人参故事的人民性·····	康 庄 梁 之 (142)
谈朝鲜族民间传说所反映的伦理道德观·····	李 岩 (149)
浅谈东北抗联故事的形成·····	孙 践 今 新 (162)
朝鲜族叙事巫歌《成主传》浅识·····	赵成日 (170)
一篇有价值的北方洪水神话·····	李景江 (182)
老把头艺术形象初探·····	孙文采 (194)
试论民俗节日·····	刘丰年 (205)
论朝鲜族樵夫故事·····	韩文高 (211)
杨靖宇将军英名考·····	卓 昕 (228)

“关东三宝”传说美学四论

汪玲玲

关东三宝的传说，是属于专题性地方风物传说的一种。它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，在于它和长白山的名贵特产结合在一起，更能说明“劳动创造美”这一马克思主义著名的原理，并能激起人们美的才思和生命力的掘进。

在积雪凝寒，巍峨雄壮的长白山原始森林里，世代英雄的东北各族人民，开山取宝，辛勤地建造着自己的家园，寻找着可以使子孙繁衍、民族富强的财宝。

东北民谣：“关东山，三宗宝：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”

名之为“三”，绝少仅见也；视之为“宝”，奇异名贵也。

“三宝”传说的产生是和人民的劳动，经济的开发密切相连，特别是和长白山特有的自然条件、生产方式分不开的。吉林参、索伦貂，迎风送暖的乌拉草，或是金枝满架的鹿茸角（“三宝”的又一说是“人参、貂皮、鹿茸角”，可并存），都是大自然的惠赐。它们在生长这里的各族人民眼前，铺展了锦绣前程，吸引着他们劳动、创造、追求幸福，增长财富，为大自然哺育的广大参农猎户，也用自己艰苦的斗争、泪水、欢乐和理想编织着各种美丽奇妙的人参精故事。这些故事是十分丰富感人的。其他象紫貂、乌拉草和鹿茸角的传说，也都初具规模，各有特点。它们深深置根于长白山人民生活泥土之中，反映着这里广大参农猎户的审美观，道德观，他们的悲剧和他们的美学理想，无论人参精、貂神、鹿仙，还是

劳动人民自己的形象，都是人民对自己美好的心地和生产对象、劳动成果的高度艺术概括。人参的宿根酷似人形，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称之为“百草之王”；貂皮柔软细密，具有奇特的御寒能力，认为是“裘皮之首”；深碧的乌拉草又飘逸得象女人的长发，可以从脚下一直暖到人的心窝，人们说它是阶级情谊的象征。诸种奇异的构思，来自这些特产的自然属性。如马克思所说：正因为金银本身具有它们美的属性，所以能引起人们的美感，可以成为人们的欣赏对象或审美对象，也即可以“满足奢侈、装饰、华丽、炫耀等需要，而这也是它们可以成为货币的先行条件之一^①。“三宝”之名贵，不属于“满足奢侈、装饰、华丽、炫耀等需要，”而是它活命、御寒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，故而它的“宝”的地位本身即表现出劳动人民特殊的审美观；而人民又在这种美的“自然属性”之上，加以艺术创造，这就更具有自然美、社会美和艺术美的完美统一。

“财宝是心上的明灯”，自古人们就赋予它以非凡的神力。在这些五彩缤纷、光灿夺目的长白山三宝传说的画廊里，可以游目骋怀，使你作一次愉快的美学散步。

为了醒目，用一首诗的四句分别概括我所论述的三宝传说的美的四个方面：

长白林海一点红，——参精的形象美
生死相呼情义浓，——雀魂的悲剧美
三哭三放惊天地，——参农的心灵美
九熬九炼脱凡尘。——貂神的炼狱美

注 ① 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42卷。

长白林海一点红

——参精的形象美

一种珍禽异兽或是一种奇妙的花果草木，流传着各种美谈，是不足为奇的。令人惊奇的是人参传说由一个简单的人参化人，“头足皆备，能作儿啼”的人参娃娃的形象开始，竟在白雪茫茫，遮天蔽日的长白山里，展现出这么多弥天漫海的美丽活泼的人参精的活动，真是“灵气往来，求之无端。秀色在目，如有可餐”^②她们有的是活泼可爱的红兜肚小孩，有的是梳着十二个钻天锥，扎着红头绳的小姑娘，有的是穿着红袄绿裤，戴着大红花的双髻大姑娘，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，“千年山参具人形”，据说这是人参“元神脱窍”的结果。“人参”本意即“人的雏形”，“婴孩”，这是根据人参自然形体脱化出来的。人参属于五加科多年生草本宿根植物。它的宿根由芦头、顶鬚、本根及支根、鬚根等部分组成。很象光身子小孩。生长寿命可达千百年之久。所以艺术中人参精的形象很自然地赋予人的形体和人的性格。这种构思，天然地具备了美学范畴的“形神兼备”的特点，二千年来就产生的“能作儿啼”的人参精形象就是根据“形具而神生”^③这一唯物主义美学原理创造的。

东北最早的人参传说《大定五子镜》^④，也是从人参娃娃讲起。据说这是金世宗时流传下来的满族先祖女真人的故事，至今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了。传说金世宗为了不绝山泽

② 郭绍虞《诗品集解》附录四《补诗品》（顾翰）第84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3年版。

③ 荀况《天论》。

④ 见吉林《民间故事》1985年1月号。

之利，忍住自己的病痛，亲自把臣民进献的五个人参王子放回长白山，使他们得以繁衍后代，从此这里才世代盛产人参。五王子感念明君之德，献上自己头上的红参籽，世宗服之而愈。为了感念这五个人参王子的功德，他亲自设计御制“五子升月图”。据考古人员提供情况：这面“大定五子镜”，至今仍保留在完颜故地某城。另一源泉与山东移民有关。说第一个开山老把头孙良是山东人。传说中的人参娃娃也来自山东。如《悬空寺》中两棵人参精，一棵被老和尚挖出煮了，受虐待的烧锅小和尚偷吃，白日飞升，剩下的一棵人参精和老红松结伴逃来东北，在长白山落户。所以至今挖参都用红松皮包裹，认为只有这样参精才服贴，不会跑掉。

这样，我们常见的幻想性形象长白山人参精——红兜肚小孩和红袄绿裤的人参姑娘，就渊源有自了。通常的情节是这些天真无邪的参孩子和山中孤苦无依、备受压榨的小雏把，小半拉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被大人发现后，利用他们的友谊，在参娃娃的红兜肚上偷偷别上一根针，然后顺着针上的红线找到他们的生地，因而被挖掘，于是参娃娃和他的朋友一起遭难，然而这些红兜肚小孩，总是发挥自己的神力，巧妙地逃脱，并且用自身的血浆，救活自己的朋友。象红兜肚小孩这样无比清新奇妙的形象，正是那些小半拉子，小雏把们和同情他们的放山人的精心创造。他们还没长足力气，就过早地离开父母，受制于凶暴的地主和山霸，并且要和大人一样，在风雪严寒的深山老林里和狼虫虎豹作生死斗争了。人事的艰险，自然的灾害，各种突来的袭击，随时都可以使他们丧生。他们渴望着同情和帮助，于是便出现了象“小得意”们那样和人参娃娃邂逅相逢的山中奇遇。

人参精有时也会变成美丽、深情、温柔、好义的大姑

娘。她们的面颊“有红似白”的。骄健而美好：“水泠泠的大眼睛，长长的黑睫毛”；穿着红袄绿裤，戴朵大红花，甯山跳涧，机灵飞动，人既漂亮，心也善良。她们总是在小簪把们看锅做饭、挑水砍柴时，接近他们，或者在他们“麻达山”的时候，用一盏红灯召引他们进入山崖温暖的小屋，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饱饭，披上她们送来的紧皮细致的棒槌皮衣服。这里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，它是那么标志着人民美学的特征：“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，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……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：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，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，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，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，骨络也愈来愈小；而其必然的结果是纤细的手足——社会的上层阶级觉得唯一值得过的生活，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，”^⑤ 尽管人参姑娘的形象，飘逸、神秘，闪现着民间幻想形象的特点，然而它的根基都是来自现实中的劳动妇女，不只在内涵上，也在外形上。“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。”同时又是按着人民的道德观念，规范着他们的行径，从各方面惩治恶人，服务于人民。特别具有美学价值的是，那怕一则小小的故事，也反映着人民的心理愿望。正如列宁所说，依据这些材料可以写出研究人民心理愿望极好的论文来的。这些故事充满生活气息，并且有着惊险斗争后的诗一般的宁静的抒情。甚至有人讲到：山中来了一伙放山人，能否把人参精吓跑？夜间有人出外解手，见山中点点磷火，便创造了人参家族打着灯笼连

⑤ 《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》，车尔尼雪夫斯基《美学论文选》2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9年版。

夜搬家的场景，据说第二天按方向找去，果然在那片“树头齐，草头亮”的山腰里找到了大片人参。山中寂寞的雏把们，更编造着和人参姑娘结伙逛灯、赶集、看戏的传奇情节，不是因怕抱“炸”了，而失掉机会，便是去拉她们时，姑娘跑了，只攥着一把人参叶子，作为故事发生的证据，充满喜剧色彩。总之他们“劳动终日，欢娱一时”，在辛劳之余，创造着“美丽的宫殿”和“芬芳的花园”而自己就几乎经历了幸福的王子般的生活。人们不禁要问：长年生活在林海雪原里的放山人的生活最艰苦最悲惨了，何以在故事中，他们总是那般幸运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正是那些现实中困苦万状，无力成家的单身汉，在自己的爱情的梦想中和朝夕盼望的劳动对象——棒槌姑娘结合起来，创造了大量的人参精形象。而那些小雏把，老山利禄们，在孤寂无援中编织着喧闹的故事，有了自己的情人和干女儿。解决生产力的豪迈理想，促使着人们创造着米参、龙参、毛驴参和磨参的传奇，象《灯参宝磨和金马驹》更是配备成套，由人参精组成的有着宝珠参照明设备的一组生产活动的奇妙景象，这些根据人参特异形象巧妙构思的兽参、工具参，正是古人关于捕获猎物、发现药草、发明劳动工具种种工作的“回声”，同时也是劳动人民根据自己解放生产力的要求，精心创造的形象。它们可以代替人的劳动，魔法般地出现吃不完的米，用不尽的水，从而激励人们创造性的劳动。

绮丽的幻想使人民的生活变得美好。然而幻想的基础却离不开现实。抓住幻想和现实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关系这一中心环节，正是理解传说中幻想形象生产的根本问题。因为它们能帮助人们激起对于现实的革命态度，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。

这些出没在林海雪原的红兜肚小孩，头戴红花的棒槌姑娘，色彩鲜明，神形兼备，“谁言一点红，解寄无边春。”^⑥表现了中华民族和长白山特有的挺俊风格，它水生不息，具有无限生命力，是民族元气的象征。

生死相呼情义浓

——雀魂的悲剧美

三宝传说中具有长白山林区特色的《棒槌雀的故事》、《阴天打酒喝喝雀》和《乌拉草的来历》更带有浓厚的悲剧美和抒情气氛。

凡是到过长白山挖棒槌的人，没有不喜欢棒槌雀的。相传这种雀是放山人变的，它飞到哪里，在哪里就能挖着棒槌。关于它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：传说一对干兄弟，王刚和李武去放山，两人相失在大林子里，李武想，兄弟两相依为命，不找到王刚哥哥，怎去见老娘？就拿着索罗棍往“迷魂阵”里找下去了。牛皮乌拉磨穿底了，树叶由绿变黄，眼看下雪了，还是不见王刚哥的踪影，后来也不见了李武的踪影。

有人说：王刚那天被老虎吃了。李武为了找他，也饿死在山里。

也有人说：他们哥俩没有死。王刚变成了赶山王（一种雀），李武变成了棒槌雀。一到晚上，他们就在长白山的老林子里飞，一边飞一边叫：

赶山王：“李武！李武！”

棒槌雀：“王刚哥！王刚哥！”

^⑥ 《書鄧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》之一。《苏东坡集》前集卷十六

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生死交谊的颂歌，多么震撼人心的生命的呼唤？多么凄惨的对生活的控诉！这故事也深深感动清初流放到东北的诗人，不禁咏叹：“‘王干哥’，山之阿：‘王干哥’，江之沱！叫尔三声口流血，草长树密风雨多！”（方登峰《王干哥》）

象这样被官府、地主层层剥削，走头无路的劳动人民，进入深山，叩大地以求生，死于饥寒猛兽者，“盖不知凡几矣”。李武和王刚哥，不过是“雀魂”的代表。密林里，在长白山南坡还流传着《姑姑等等雀》情节也和棒槌雀相似，不过是哥哥进山一去不回，妹妹去找；姑姑不回来，侄子又去找；最后饿死在老林子里，变成雀还在叫“‘姑姑等等’，‘姑姑等等’”！“乌拉草的来历”，说是一个叫吴拉（乌拉）的小伙子为了给阶级兄弟们暖脚，寻取只有天国才有的乌拉草，牺牲了自己和岳父的性命。但是他死后化雀终于从鲤鱼公主那里，盗出仙草（乌拉草）的种子撒布人间。看！长白山里的劳动人民赋予他本乡本土的土特产以多么神奇的功能，而又深沉地说明，它的来之不易，这就不仅只具有一般的美学价值，更显露着和大自然斗争的伟大气魄。

长白山有许多鸟雀的鸣叫声，奇妙地和长年生活在森林里孤寂的放山老人的身世结合起来了。有一种雀的叫声被附会成“光棍好苦！光棍好苦！”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单纯的概括和联想，在叙述单身人的悲苦生活中，还多少夹杂着嘲笑的味道；那么《阴天打酒喝喝雀》，就更能引起人们深沉的美学凝思了。传说这种雀也是一个老放山人变的：老老年，从海南家（山东）来长白山挖棒槌的张、李两姓的把兄弟，生死相依，患难与共。可是张老汉在山里丢失了他的

把兄弟。他一连找了三天三夜，不见踪影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他从此喝上了闷酒。如此年复一年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老人胡子都白了，一直没有离开老白山。他每次下山都背回两坛子酒。在镇上喝足了，打满了，才往回走。一边走一边喝。喝光了，回来再打；多咱进垅子时，坛子里还有酒，才不再回去，几十年如此，终于有一个阴天，来回几趟跑酒店，喝得烂醉如泥了，倒在山道上，还是“咕噜噜一壶，咕噜噜一壶”地喝。过路人都劝他别喝了，他还是硬着舌头说：“喝喝喝喝喝”……张老汉最后就这么醉死在山道上，再没有起来。

从此长白山里就出现了这种雀，越是下雨阴天越爱叫，而且单绕着道边或孤寂的人家叫。叫声总是：“阴天打酒喝喝，阴天打酒喝喝，”“咕噜噜一壶，咕噜噜一壶，”末了还有一连串的“喝喝喝喝喝……。”

这一连串的叫声，使人为之心灵颤慄。多么忧伤，多么沉郁呵！它把放山人悲愤的一生和他始终不渝的友情，都凝结在一句短短的醉语里，利用鸟鸣和一连串的饮酒声（“咕噜噜一壶”）的酷似这一点，把自然现象和人生遭遇联系起来，它是人生悲剧和自然现象最集中最艺术的提炼，是社会美和自然美完美统一的艺术品。这些富有魅力的口头作品，令人折服于劳动人民的观察能力和巧妙的才思。

本来高山峻岭，原始森林，野兽出没，群雀哨鸣就会给人一种庄严崇高的美感，而又在这样宇宙庄严的帷幕的后面有着象李武和王刚，吴拉和张老汉这样心灵高洁的劳动人民的悲壮故事，它使我们悲怆，同时也给我们崇高感，因为它“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自觉无力，受到限制，不能掌握某一对象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感到自己宏伟无比的力量，不怕

任何限制，在精神上压倒迫使我们的感性的能力，这种反目的性，也就必然会引起我们的不快。但是它同时又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具有另外一种能力，这种能力胜过迫使我们的想象力屈服的东西。一个崇高的对象，正是由于它抗拒感性，因此对理性说来是有目的的，它通过低级的能力使人痛苦，这样才能通过高级的能力，使人愉快。”^⑦显然这些逝去的人们的魂魄幻化为鸟雀的悲鸣，它在我们感受中是悲伤的，因为它把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毁灭了。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一种喜感和崇高感，它把人生的哲理揭示给我们：它使我们想起达尔文的一句名言：“谈到名声、荣誉、快乐、财富这些东西，如果同友情相比，它们都是尘土……”特别是它以独特的音乐形式作为物质媒介，作用于人的听觉，就更能起到感染人的作用。正如中国古书上所说：“夫声乐之入人心也深，其化人也速。”^⑧它和形象美、画面美给人视觉上的审美感受不一样：它是通过音乐语汇和音乐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。声音是随生随灭，随灭随生，瞬息万变，流动飞越的，它是抽象的，不可捕捉的，但是它的声调、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引向原始森林，甚至在这充满恐怖雄伟的原始森林里发生过的生命的搏斗、流血和杀伤，乃至旷无人烟与世隔绝状态下的友谊的价值，失去它时，心灵的永世的悲鸣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，都给人崇高的美感享受。民间传说这种悲剧美，因为它简洁、集中、运用特殊表现形式，如依附在某一名山胜景，特殊产品上，就更具有艺术魅力。象自然景观中的《望夫云》、《望夫石》、《望儿山》，自然音律中的

⑦ 席勒《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》，见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》第六卷76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⑧ 《礼记·乐记》。

《箫声》、《鸟鸣》，它在科学上尽管是“谎言”，互无关系，但它在艺术上却是一种“美”。而且正是这种巧妙的联想和浪漫主义的构思，才使这种幻想的形象震撼人心，独具特色。因为它所给予读者的，并不是人变石头，人变云彩，人变鸟雀这一事物的本身，却是比死更强烈的阶级爱、夫妻恋、母子情——生死不渝的人间之至情。所以象雀魂这类故事，通过鸟鸣反映社会悲剧，更具有崇高美和抒情气氛。同时也展现了清幽壮阔的自然画面。这种涉笔成趣，无比完美的抒情手法，真可谓民间大写的美学！

三哭三放惊天地

——参农的心灵美

长期生活在长白山脚下的人们，对人参传说的基本情节是熟悉的。但随便翻开哪一篇读下去，那些‘有来道去’的简单的放山人故事，反复叙述的主人公的好处，棒槌姑娘的神奇美好，一下子就吸引你进入妙境，什么烦恼都悄然飞逝了，特别是刻划人物的单纯美，语言的朴素和奇幻的构思，甚至连那些众所周知的程式化的“三段式”的结构方法，好坏人物、善恶势力的鲜明对比，都带有特征性的，表现了它的深刻的哲理性和丰富的诗意美。

就人参传说的主要人物来说，除了人参精这一幻想形象之外，更主要的是挖参人的形象，故事以描绘放山人的高贵品质为内容，歌颂他们的性格美和心灵美为主题者最多。其中以《童子参》^⑨和《扇子参》^⑩最有代表性，它表现

⑨ 《吉林民间故事》1982年5-6月。

⑩ 《满族民间故事选》（第一集）春风文艺出版社

出劳动人民编织口头文学的高度技巧和他们高尚的美学理想。

《童子参》在手法上用的是传统的“三段式”的结构形式。故事讲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王小山“单棍撮”去放山。第一年他走到东山岭上，劳乏之后，坐在大石头上休息，两脚一叉，就在脚前看见一棵奇异的小草，原来是一苗小“二甲子”。小山子叹口气，心想：“穷人命不济”，老远跑到东山上，方找到这么一苗谁也不希罕的“二甲子”。他怜参，也自怜，想着想着眼泪不由得扑簌簌往下落，泪珠掉到“二甲子”的绿叶上，他想：“这么一苗小二甲子，值不了几个钱，不值得一挖，先留着它长大吧，长成大参，谁挖去不好！”他擦擦眼泪，头也不回地下山了。

第二年王小山进山挖参。又在西山上，看见这苗小二甲子，她只比去年长大一点点，小山子有心挖下她，又觉得这么小，没多大用项。千辛万苦，一连两年都没开眼，想到这，他鼻子一酸又落下泪来，一串串泪珠沿着他瘦削的脸颊落到这苗小二甲子的绿叶上。

第三年小山子力气长足了，经验也多了，可是放了几天山，还是没挖到什么棒槌。这天他转悠到山的北岗，看着天已经黑下来，他伤心地坐到一块石头上，看着一双靴靰没个囫囵模样，磨穿了底，跑飞了帮。正在这时他一抬眼又看见那苗小二甲子，王小山一连三年没开眼，穷的叮咣响，无人疼爱，他端相着这苗小二甲子，光景真凄惨。想到这，泪水第三次滴落在小二甲子的绿叶上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。只见这苗小二甲子一下子就长了一尺多高，顶着大红榔头的秸棵随风伸展。好象在和他打招呼。小山子一看是一苗大棒槌了。一高兴连须子带土一下子薅下来，竟是一个形体完整

的小白参。他急忙用包煎饼的油布把它包起，揣在怀里下山了。回家摸黑倒在炕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就见屋子里亮堂堂地，一个漂亮姑娘站在地当央，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给他送来了。这个用泪水浇灌爱情的故事，真可以和《天鹅湖》中王子的真诚爱情恢复了白天鹅奥杰塔公主的原形相媲美了。

这里动人心弦的是，挖参人纯洁善良的心地和美好的品德。他那么小，那么贫困，那么渴望财富，可是当他看见他要挖的人参还未长大时，他保留了她充分生长的权利。——这是一切生物生长的自然要求。他想到的，是它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。而现在，“值不得几个钱。先留着它长大吧。长成大参，谁挖去不好？”他思考的，不是自己占有，而是让它长大，只要它长大，谁挖去不好！而且他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眼泪浇灌了她，使她长大。这是多么纯洁高尚的童子心！它不受任何私有观念的侵袭，直待她长大了，他拔下她来，也没有更多的发财致富的妄想，所以他回家就摸黑入睡了。这和那些见利忘义，贪得无厌的人，真是鲜明的对比！

故事的高妙的艺术力量，在于它只是三次重复了一个“落泪”的细节，就把少年参农的心灵美全盘烘托出来了，它启示我们理解民间讲述艺术单一的美和节奏感给人的快愉，特别是“典型”要表现“内在美”的本质方面的重要性。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，美学上单一手法的效果，能集中人的注意力，加强读者（听众）的兴趣和美的快感。三次重复的情节小有变化和语言表情的效果，给人以鲜明的节奏感。悲怆情绪回旋的出现，在心理上起强化作用。但这不难看出，它是在一种崇高品质支配下，才能得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的统

一，达到高度感人的效果。

《童子参》的讲述，不能不令人叹服劳动人民的天赋。然而从劳动人民来说，这又是很平常的。爱护生灵，物尽其用，正是他们职业道德的重要部分。他们是生产者，更能体会出生命、成长的意义，放山人的山规中有一条约定成俗的道德准则：禁捕幼兽及孕兽，禁采参芽子和“三花”、“巴掌子”、“二甲子”，只准采挖“四品叶”以上的人参。目的在使幼兽、幼苗充分生长。山中习俗，认为放山人初开眼，最好是看到“二甲子”。二甲子虽然只是不足三年的两叶小参，但在人们心目中，它是开山钥匙，象征幸福，看见她是最快当，最吉利不过的。故事中把二甲子讲得十分神奇，是有民俗心理根据的，作为童子参的“二甲子”，最能保持长白冰雪的灵气。而真诚无私的放山少年的圣洁的泪水使她凝神化形，成为美女；这种圣洁无比，真挚的爱情，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。

我常想：如果我们对待人才开发问题，能象小山子对待“二甲子”那样无私的等待，灌之以泪水。培之以泥土，也许奇迹就会发生。若是智慧之树一旦拔节、开花、结果，会有多少俊杰突然涌现！

满族故事《扇子参》更是用三段式的手法集中地表现了郎傻子的性格。

郎傻子和他父亲去放山。老头发现一条山沟里红光闪闪，他断定这里一定有“大货”，叫儿子在一头堵着，自己则到另一头去赶人参精。他告诉儿子：“不管跑出啥东西。是活的还是死的都要一把抱住，不兴撒手，”傻子答应一声：“哎！”一会儿就见山里慌慌张张跑出一个红衣红裤的大姑娘。到眼前冲傻子一乐。把傻子臊得满脸通红，心也跳